

家事

盛开在大凉山的索玛花

■蒋阿呷介布莫口述 李结义整理

本文的口述者蒋阿呷介布莫，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布哈的妻子。在布哈参与凉山州昭觉县四开乡梭拉打村脱贫攻坚任务的同时，蒋阿呷介布莫也在大凉山区的另一处山乡，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在山村小学从事教学工作、帮助贫困学生……蒋阿呷介布莫常说：“布哈在大凉山扶贫，我作为一名教师，也要发挥光和热，努力不让山里的孩子掉队。”



蒋阿呷介布莫带着两个孩子到梭拉打村看望在那里参与扶贫工作的布哈。

父亲对我的「入党考察」

■周芳

那天下午，我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让我晚上回家给他熨衬衫，说要参加老单位举办的“光荣在党50年”座谈会。我随口说了一句：“爸，您年龄都这么长啦！”“那是！我19岁当兵，22岁入党，都有59年党龄啦！”父亲自豪地回答。

晚上，我一边给父亲熨衬衫，一边和他闲聊。我笑着说：“爸，您还记得当年对我的入党考察吗？”

“怎么不记得？考察期间，你的进步确实明显，我这个老党员功不可没，哈哈！”

我刚工作时，所在单位平均年龄近50岁，相对枯燥的业务、沉闷的氛围，让“胸怀大志”的我有些泄气。在这种心态下，我就“像石磨一样，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则不动”（父亲当年的原话），一有空就坐在座位上“看小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但我向党组织积极靠拢的愿望一直都有。不久，我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因为单位年轻人很少，老同志也都是党员，我信心满满地对父亲说：“肯定能批准，哪个单位不希望‘满堂红’呢。”

支部会议结果，让我大跌眼镜——我的申请没有通过。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时，我脸涨得通红，羞愧无比。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条理由是：“不务实，有些清高。”当天，我向父亲告知结果，很有些委屈。父亲则微微一笑说：“组织的决定是正确的。”

那天，父亲谈了自己在部队里的成长经历以及对党的认识，对我进行了思想上的深刻剖析。他说：“我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加入党组织，除了自己刻苦学习理论知识外，主要得益于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你既然要求入党，那就必须坚定对党的信念，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别小瞧你单位里的那些老同志，他们工作了几十年，都是有宝贵经验的人。你作为年轻人，一定要向他们虚心请教，工作上积极主动，让身边的同事能感受到你阳光、进取的一面。人要适应环境，并且在环境中脱颖而出，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为群众服务，而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要求环境因你而变。”

父亲在部队担任过多年指导员，他朴实的话语击中我的要害。那天，我句句入心，并且表示，会对以前的表现进行深刻反思。

从此以后，父亲时时提醒我主动与老同志沟通交流，工作上从点滴做起。那时没有网络，有些上传下达的任务，必须人工完成。父亲常说，此类工作，年轻人总不能坐办公室，让老同志去跑吧。工作中有些陈旧的做法，父亲也鼓励我大胆创新，努力创新。父亲不许我在上班时看闲书，还推荐一些党史类书籍让我认真学习，以提高对党的认识。有一次，单位上党课，支部书记笑眯眯地对我说：“小周，你虽然不是一名党员，但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欢迎你来听一听我们的党课。”我欣喜地答应了，

还特地记了笔记。

晚上回家，我对父亲说：“支部都邀请我听党课了，是不是代表我已经成熟了？”父亲说：“你目前的工作热情比以前高了许多，回来的抱怨也少了，还经常向同志们学习，这些变化我都看在眼里。但变化能否形成习惯，沉淀为一个人的品质，我还要继续考察你一段时间。”听完父亲的话，我并不气馁，信心满满地说：“放心吧，在家里有您这位老党员的鞭策，在单位有那么老多老同志、老领导的帮助，不怕我进步不了！”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一天，单位支部书记认真地对我说：“小周，经过组织上对你的考察，感觉你工作踏实认真，政治上也越来越成熟，可以发展为党员了，请你再写一份申请交给组织。”

一直期盼的愿望就要实现，我非常激动。父亲如获至宝，整个春节，无论是在家还是走亲戚，都穿着它，逢人就讲这是当兵的儿子带给他的。他心中那份惬意和自豪溢于言表，也引来乡亲们羡慕的眼光。

弹指间，我已有20多年的党龄了。期间，我获得了多种荣誉。每一次，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父亲，我想让他放心，我没有辜负一位老党员老兵的期望。

军装情

■许峰

那年那时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老家，成为一名“回乡知识青年”。由于干活卖力，表现突出，我被公社任命为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并于两年后被公社党委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民兵连指导员。

也许是对军装痴迷，也许是考虑到与自己民兵连指导员身份相称，我当时竟不顾家里贫困，找大队出纳借了5元钱，买了7尺草绿色布，又找村里一个退伍老兵，讨要了5颗当时部队军装上

的纽扣，请村里的裁缝师傅做了一件绿色上衣，几乎每天穿在身上。一次，县武装部的领导来大队检查民兵工作。这位领导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兵，他看着我：“你当过兵吗？”我说没有。他双手按着我的肩膀端详良久说：“你如果当兵，一定是个好兵。”

年底，冬季征兵开始了，我毅然报名应征。出发去部队的前一天，我去公社换上军装，兴冲冲地跑回家。母亲一遍又一遍抚摸着我的军装，泪流满面。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

了军装背后的意义：穿上它，我就要告别父母，告别家乡，奔向远方，为祖国放哨站岗。

入伍第三年的那个春节，我回家探亲，特意给父亲带了一套我的旧军装。父亲如获至宝，整个春节，无论是在家还是走亲戚，都穿着它，逢人就讲这是当兵的儿子带给他的。他心中那份惬意和自豪溢于言表，也引来乡亲们羡慕的眼光。

许多年后，我转业到地方。我把穿过的几套军装，洗净熨平，缀上领章、帽徽和肩章，整齐地挂在衣柜里，有空就打开看看，让那份不舍在心中静静流淌。

后来，我儿子长大后也当了军人，还有了一位军人女朋友。两人婚礼那天，儿子穿着军礼服，挽着儿媳走上结婚典礼舞台。当轮到我说誓词时，平时口才不错的我，看着一身军礼服的儿子，激动得语无伦次……

如今，孙子3岁了。小家伙吵着要穿军装。我一连跑了几家商场，总算给他买到一套绿色童装，还搭配了一顶迷彩小军帽，一副望远镜和一支玩具冲锋枪。他高兴极了，整天“全副武装”满院子跑边喊：“我也有军装啦……”

本版投稿邮箱:bjjrt@163.com

“共产党是为真理的”

■赵永刚 丁文辉

……近来你们平安吗？农忙到了，快要辛苦了，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在田中了。关于你们家中一切问题，可以请凌县长帮忙，我已写信给他了。但是你们要又[有]现代化的眼光讲话，不要拼[凭]过去的旧脑筋开口，现在是在民主的政府，人人有理可讲，不是过去的政府靠牌头，靠势力，现在就不行，老子犯法，儿子可以处理的，即[既]不像过去的父子关系马马虎虎，更不像有钱人可以进县衙打官仗[司]，穷人没法说了。总之，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解放全人类的，不是为那[哪]一个的，也可以说是穷人翻身日子。共产党是为真理的，并不像国民党那样的大衙门，有钱有势的走得进去，穷人连衙门口站得[都]不有[志]格。

……

不要把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军放在脑子里转，靠他们是靠不住的。今天中国的抗战反攻，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根据地的地方军、民兵基干队、扩[广]大老百姓来担任反攻任务，中央军老早流[溜]走了，将来自动地会消灭，敌后广大老百姓都反对他。你想一个军队遭受老百姓的反对，这个军队还可以存在的，不要被消灭吗？你记得洪秀全造反吗（老百姓称长毛）……结果呢，纪律不好，杀人放火，遭受老百姓反对，结果被曾国藩消灭了。你再看看中央军、国民党这样一塌糊涂，老百姓纷纷反对他，这种军队是不可能存在的，早晚要被消灭。你如果不相信，可以买的[点]苏南报纸看看吧！

……

此致
康健
儿 林晖
广德二区上村寄
14/5

林晖写这封家书时，德国法西斯已经战败投降，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也为期不远。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中国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

“今天中国的抗战反攻，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根据地的地方军、民兵基干队、广大老百姓来担任反攻任务，中央军老早溜走了，将来自动地会消灭，敌后广大老百姓都反对他。”林晖在信中向父亲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反法西斯战争



林晖家书

烽火家书

泛黄的纸上，蓝色的钢笔字清晰可见，“新四军”“苏南报”和一些地名被横线重点标识出来，这是革命烈士林晖写给父亲的家书。

林晖，1921年生，又名林正富，江苏丹阳县人。

1938年6月，陈毅率新四军挺进苏南茅山敌后地区，打击日寇，节省胜利，他们在行军途中，这支队伍“不侵犯群众一行军一线”“借物送还，失物赔偿”……抗日烽火艰难岁月里，骁勇善战、报国之心的新四军精神，在年轻的林晖心里种下了种子。1940年，林晖参加新四军。

1945年5月，林晖跟随新四军一路南下，到达安徽广德、郎溪地区，驻军休整，养精蓄锐，为挺进浙西做准备。林晖在这里给父亲写下了一封家书，这也是他寄回家的最后一封信。

父亲：
在你回去的第二天下午一时，我们又继续向南推进的。在当晚，我们驻西塔山，我到杨山老五姑家去拜望一下，他们很客气，还烧了些菜饭给我吃。第二天，队伍经过杨山，走他[她]家门口经过，[她]拖我进去吃茶，只因队伍要继续前进，所以我没有停留。我们经过了十几天的行军，现在已到了郎广休息，在不久(后)要向天目山、莫干山去(浙江省)。

